

永月
指月
部 戌

書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四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

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於般若多羅尊者得法尊

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

名達磨因改今名

祖問尊者當往何國作佛事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

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

勿速行衰於日下祖又曰彼有大士堪為法器否千

載之下有留難否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

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

之汝至南方勿住彼惟好有為功業不見佛理汝縱

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渴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

問曰此後更有何事者曰從是已去一五年而

音

錄

一

後

如何者曰却後二百二十年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
聽吾識曰震旦雖濶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
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復演諸偈
皆預識佛教隆替事具寶林傳及聖胄集

祖恭稟教

義服勤四十年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
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
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波羅尊者捨小趣大與
祖並化時號爲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
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
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
源祖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况復支離而分
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有相宗
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

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祖曰一切諸
相而不互者若名實相當何定耶彼曰於諸相中實
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祖曰諸相不定便名實
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
說諸相其義亦然祖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
故即非實相彼曰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
定不變祖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徃其義亦
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祖
曰實相不變變即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
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即以手指虚空曰此是世間有
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曰若解實相即

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祖瞥然匿跡至無相宗所而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波羅提者答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祖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祖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祖曰相旣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说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祖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旣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祖辨析即悟本心禮謝於祖懺

悔往謬祖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祖曰旣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卽非一二亦不二祖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旣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祖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冰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祖曰汝言依教卽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

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
內外彼已知竟旣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
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祖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
旣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即自慚服至無得宗
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旣無所得亦無得得彼
衆中有寶靜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
無得是得祖曰得旣不得得亦非得旣云得得得得
何得彼曰見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
祖曰得旣非得得無得旣無所得當何得得寶靜
聞之頓除疑網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
中誰靜誰寂彼衆中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

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祖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
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
空故名寂靜祖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
靜何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於是六衆咸誓
歸依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衆後值
異見王欲毀佛法王故祖之姪也祖憫之欲開其蒙
而六衆亦各念佛法有難師將何所匡濟祖遙知衆
意彈指應之六衆悉聞云此我師信響也皆至祖所
祖曰一翳蔽空孰爲翦之前無相宗宗勝欲行祖曰
汝雖辯慧道力未全且與王無緣勝辭祖竟至王所
廣陳法要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

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
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祖不起於座懸知宗勝
義墮召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語與王論屈汝急往
救波羅提曰願假神力言訖雲起足下遂乘以見王
王正問宗勝忽見愕然忘其所問而顧波羅提曰乘
空來者是正是邪提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
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即擯宗勝令出
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
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
否提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
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提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

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
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提曰若出現時當
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
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
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
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
心即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

妙喜云即今敢問諸人那个是佛性那个

是精魂

王復問波羅提師承爲誰提曰大王之叔菩提

達磨也王聞遽勅近臣迎祖至王宮祖爲王懺悔往
非王聞泣謝隨詔宗勝歸國近臣曰宗勝被謫時已
捐軀投噦矣祖曰勝尚在召之當至初勝受擯耻不

能正王遂投身危崖俄有神人以手捧承置於巖上
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爲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
捐身自責神何佑助願示所以於是神人乃說偈曰
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爲近至尊故熏修而入道
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珍敬
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
得王不敬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疎怠不久成竒智
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勝聞偈欣然遂宴坐巖間
至是王遣使山中召勝祖謂王曰知勝來乎王曰未
知祖曰再命乃來耳使者至山而勝辭果再命乃至
祖念東震旦國佛記後五百歲般若智燈運光於

彼遂囑弟子不若蜜多羅住天竺傳法而躬至震旦
乃辭祖塔別學侶且謂王曰勤脩白業吾去一九即
回祖泛重溟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七年
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禮迎供
表聞武帝帝遣使齋詔迎請以十月一日至金陵帝
問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
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
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
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
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悟

雪竇頌云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

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荆棘闔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
古空相憶休相憶清風市地有何極顧視左右云這
裡還有祖師麼喚來與老僧洗脚別記云帝後舉
問誌公公曰陛下還識此人帝曰不識公曰此是
一使請闔國人去他未采着在園悟勲云武帝道不
識且道與達磨道底是同是別似則也似是即未是
人多錯會道前來達磨是答他禪後來武帝是對他
誌公問乃相識之識且得沒交涉當時誌公恁麼問
且道作麼生祇對何不一棒打殺免見捺糊誌公
化在天監十三年相去已久此必
繆傳今錄此者以勲公拈語也

祖知機不契是

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洛陽寓止

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
觀婆羅門有僧神光久居伊洛博覽群籍善談玄理
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
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遂詣祖

叅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
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
我又何人值大雪光夜侍立遲明積雪過膝立愈恭
祖顧而憫之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
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祖曰諸佛無上
妙道曠劫精勤難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
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
刀自斷左臂置於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
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
易名曰慧可乃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
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

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

竟

芭蕉清云金剛與泥人指背園悟
懃云正當與麼時法身在甚麼處

越九年欲返

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言所得乎有道副
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
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
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
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
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
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
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
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

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
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
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
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
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
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
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
果自然成祖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
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
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
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

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

別記云祖初居少林寺九年為二祖說法祇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祖曰莫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祖我已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祖曰此是諸佛所傳言已乃與徒眾往禹門千聖寺止心體更勿疑也

三日有期城太守楊銜之早慕佛乘問祖曰西天五

印師承為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

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

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

稱為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

尚迷真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

祖知懇到即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

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今

過量通佛心今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

銜之聞偈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群有祖

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愚難銜之曰

未審何人弟子為師除得否祖曰吾以傳佛秘密利

益迷塗害彼自安必無此理銜之曰師苦不言何表

通變觀照之力祖不獲已乃為識曰江槎分玉浪管

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銜之莫測禮辭

而去時魏氏奉釋禪雋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

僧中鸞鳳而議多與祖相違祖玄風所被有識咸歸

彼徒生嫉數加毒藥莫能中傷至第六度以化緣既

畢遂端居而逝墓熊耳山起塔定林寺其年魏使宋雲葱嶺回見祖手携隻履翩翩而逝雲問師何往祖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啟壙棺空惟隻履

存焉詔取遺履少林寺供養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

為信道者竊在五臺今不知所在傳燈載師示寂之日為魏莊永安元年

年戊申十月五日通論據史辨其訛故今削去禾山方曰死心先師每舉隻履西歸話以問衲子而實難明諸方或謂之隱顯或謂不可有兩個或謂惟此一事實若也恁麼未識祖師意旨諸人要見麼濁中清清中濁勿謂麒麟生隻角西行東向路不差大用頭頭如啐啄莫莫玄要靈機休卜度

二祖慧可大師武牢人姬氏子父寂以無子禱祈既久

一夕有異光照室母遂懷妊故生而名之曰光少則

超然博極載籍尤善談老莊後覽佛乘遂盡棄去依

寶靜禪師出家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三返香山終

日宴坐又八年於寂默中忽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

果汝其南矣翌日覺頭痛如刺欲治之忽聞空中曰

此換骨也往見靜述其事靜視之見頂骨嶢然如五

峰秀出以有神異更名神光靜語祖曰汝相吉祥而

神令汝南彼少林有達磨大士必汝師矣祖遂造少

室逮得法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

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

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

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

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

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為剃髮曰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祖遂囑累付以衣法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般若多羅懸記所謂心中雖吉外頭凶者是也吾亦有宿累今往酬之汝諦思聖記勿罹世難善去善行俟時傳付 祖乃往鄴都化導四眾皈依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酒肆或過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或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

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 後至筓城縣匡救寺說法

有辨和法師正於其寺講涅槃經其徒多去之而從祖和憤嫉興謗於邑宰翟仲侃侃加祖以非法祖怡然委順識真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矣隋文帝開

皇十三年癸丑三月十六也葬磁州滏陽縣東北七

十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 辨和或云道恒恒聞祖語

至輒欣服不去恒有遇之塗者恒曰我用爾許功開爾眼今反爾耶其徒曰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恒遂深怒密謀與謗致祖非法 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和尚古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只如師

子尊者二祖大師為甚却償債去沙曰大德不識本來空月曰如何是本來空沙曰業障是曰如何是業障沙曰本來空是月無語沙以偈示之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非殊

三祖僧璨大師不知何許人以白衣謁二祖得度傳法

後隱於舒之皖公山往來太湖縣司空山當後周毀
法祖深自韜晦居無常處積十餘載人無能知者至
隋開皇十二年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
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
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統要云信於是省又問如何是古
佛心祖曰汝今是甚麼心曰我今無心祖曰汝既無心諸佛豈有耶信于是頓息其疑服勞九
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
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
下種華地盡無生 祖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
鄴都行化三十餘年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即適羅浮
山優游二載却還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祖

爲四衆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化隋煬

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

祖說法三十餘年絕口不談其姓族鄉邑

常語四祖云有人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

祖著信心銘曰至道無難惟

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
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
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莫
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
更彌動惟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
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
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
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惟須息見二見不住慎

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
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
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原是一空一
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
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
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昏
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
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
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
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
時放却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

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
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旣不成一何有爾究
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
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
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惟
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
非延促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
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
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
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勲云人多錯會道至道本無難亦無不難只是唯嫌
揀擇若恁麼會一萬年也未夢見在中峯本禪師

作信心銘闢義解每兩句下申以示語次述義解乃
 作闢義復繫以偈聊錄二語云神光大旨悉如是矣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初示語云神光炬赫萬靈罔測
 踞羣象之深淵啓重玄之大宅臨濟用金剛王發雷
 轟霆震之令望影尤難德山遣木上座奮風馳電走
 之威追踪莫及陶形鑄象不居其功負海擎山似
 覺其無力黃面漢四十九年有手只好拏空白拈賊
 千七百个有口惟堪掛壁最現成難委悉擬向當陽
 指似伊早是門前起荆棘次述義解云祖師道至道
 無難唯嫌揀擇義解者謂此兩句乃一篇之要綱一
 銘之本旨然信之一言全該悟證非信行之信也如
 法華之諸子於會權入實之際作信解品以述其懷
 吾祖目之曰至道唯佛證之曰菩提衆生昧之曰無
 明教中彰之為本覺皆一心之異名也至若徧該各
 相涉入色空異轍殊塗千條萬目豈乖優劣靡隔悟
 迷莫不由斯而著如趙州之柏樹子楊岐之金剛圈
 密菴之破沙盆東山之鐵酸餡異端並起邪法難扶
 則知至道之話行矣該通事理融貫古今說个無難
 早成剩語然聖凡染淨極目全真揀擇情生迴乖至
 體是謂唯嫌揀擇也下文雖殊悉稟其意闢曰依稀
 相似彷彿不同且至道二字任你意解謂無難之旨
 須相應始得自非心開神悟妙契真符迴絕見知之旨

出言象者望無難之旨不啻天淵於根境相對差別
 互陳不能當處解脫擬將个無難不簡擇底道理存
 乎胸臆又豈止於認賊為子矣故於此不能忘言偈
 曰至道不應嫌揀擇莫言揀擇墮凡情快須擗瞎娘
 生眼白日挑燈讀此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示語
 云薦福莫趙州無雪峯放出南山驚鼻雲門打殺東
 海鯉魚興化赴村齋向古廟裡躲卒風暴雨丹霞燒
 木佛却教院主墮眉鬚疑殺人間幾丈夫述義解云
 祖師道良由取捨所以一切皆如你於染淨法中營生取
 虛之圓無相不具一切皆如你於染淨法中營生取
 捨則不如也闢曰若是真正本色參學上士見此等
 說話底人便與劈面唾不為性燥盖像龍不能致雨
 故也偈曰取既非如捨不如是牛誰敢喚為驢大千
 沙界金剛體也是重栽額下鬚一種平懷泯然自
 盡示語云不動道場無生法忍皓月照窓扉清風拂
 屏枕有佛處不得住鐵裏燈心無佛處急走過花鋪
 蜀錦三千里外摘楊花十方虛空盡銷隕易商量難
 定準海底泥牛喫鐵鞭百草頭邊風凜凜述義解云
 祖師道一種平懷泯然自盡義解者謂取捨之情既
 盡聖凡知見無依自然一切處平常一切處泯滅關
 曰白日青天莫寐語好即今眼見色耳聞聲喚甚麼
 作平懷不平懷偈曰泯然盡處事無涯百草頭邊正

眼開生死涅槃俱捏碎不知何處著平懷無咎無法不生不心示語云太華山非險滄溟海不深廬仝月蝕詩有何難讀伯牙流水曲煞有知音惟有東山暗號子收來無縫罅放去卒難尋攪擾幾多伶俐客摩視擦袴到于今述義解云祖師道無咎無法不生不心義解者謂此二句返上二句而言謂無咎則萬法自消不生則一心自寂法消心寂至道之體冲然不待得而得矣闢曰昔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此僧悟去且道此僧當時悟無咎耶悟無法耶悟不生耶悟不心耶試定當看偈曰法法只因無咎咎心多謂不生生寒猿夜哭巫山月客路原來不可行中峯老人費爾許唇舌要之不出圓悟大師數語也今之人讀此銘順文解義未有出於所述義解者然則自昔宗師深斥此何哉莫是擬心即差不作義解則得麼喫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莫錯領解賺到臘月三十日手忙脚亂懊悔則遲也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

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六十年于隋大業十三

載領徒眾抵吉州值群盜圍城七旬不解萬眾惶怖

祖愍之教念摩訶般若時賊眾望雉堞間若有神兵

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

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

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答曰

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曰汝

無姓耶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

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為弟

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

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 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

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回以狀聞帝彌欽重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垂誠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於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遂不敢復閉焉

五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先爲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乃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

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肯之即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叅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祖令隨衆作務盧曰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曰

這獼獠根性太利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曰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念誦盧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祖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以杖三擊其碓盧即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

漸等旨以為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
 法眼藏付於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
 至達磨屈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今以法寶
 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
 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
 生盧跪受訖問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
 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
 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
 衣之人命如懸絲也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即止
 遇會且藏盧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眾莫知
 五祖自後不復上堂大眾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

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耶祖曰能者得於是眾議
 盧行者名能即共奔逐祖既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
 元二年忽告眾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即入室安坐
 而逝壽七十有四塔於黃梅東山

代宗謚曰大滿塔
曰法雨及宋遣師

將平江南祖肉身出血如
淚珠識者知李氏必亡也

六祖慧能大師姓盧氏父行瑫母李氏感異夢覺而異
 香滿室因有娠六年乃生毫光騰空黎明有僧來語
 祖之父曰此子可名慧能父曰何謂也僧曰惠者以
 法惠濟眾生能者能作佛事語畢不知所之祖不飲
 母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三歲父喪母嫠居家貧甚
 幼則樵採鬻薪以養母一日負薪過市中聞客讀金

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悟而問客曰此何法也曰此金剛經黃梅東山五祖忍和尚恒教人誦此經祖聞語勃然思出家求法乃乞于一客為其母備歲儲遂辭母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畧結為交友尼無盡藏者即志畧之姑也嘗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即為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祖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祖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請居寶林寺寺廢已久四眾營緝朝夕奔湊俄成寶坊祖曰我求大法止此何為遂棄之抵黃梅叅禮五祖語在五祖章當呈偈後三鼓入五祖室五祖復徵其初悟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語祖言下大徹遂啟五祖曰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五祖知悟本性謂祖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遂傳衣法

黃龍新禪師頌曰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分明有得言無物却受他家一鉢孟妙喜曰且道鉢盂是物不是物若道是物死心老亦非丈夫若道非物爭奈鉢盂何金剛經悟緣陸氏壇經初叙祖聞經有悟不言至應無所住而有開入惟云聞經有省至三更入室時五祖以袈裟圍祖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大徹此從藏本壇經五祖送三更入室五祖徵金剛經傳燈不載其語

祖至九江驛邊令祖上船祖隨即把櫓五祖曰合是吾渡汝祖曰迷時師度悟時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

同能蒙師傅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五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 祖禮辭南行者兩月

至大庾嶺僧惠明本將軍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明先趁及祖擲衣鉢於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明舉衣鉢不能動乃曰我為法來不為衣來祖曰汝既為法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明良久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旨否祖曰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日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祖曰汝若

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向甚處去祖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還至嶺下謂眾曰向陟崔嵬杳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趁眾遂散

後明居袁州蒙山避祖諱更名道明

祖後至曹溪物色之者稍稍聞

遂避難於四會之獵人隊中經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令守網有獲悉放每飯時常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 儀鳳元年正月八

日忽念說法時至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

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往復不已祖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一眾竦然

雪峯云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棒孛上座侍

次敲齒峯云我與麼道也好與二十棒妙喜云要識
孚上座麼屏因玩月紋生角要識雪峯麼象被雷驚
花入牙 雪竇舉巴陵示衆云祖師道不是風動不
是幡動既不是幡風向甚麼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
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道風動幡動既風幡向甚
麼處著有人與巴陵作主亦出來與雪竇相見復頌
云不是幡兮不是風衲僧於此作流通渡河用筏尋
常事南山燒炭北山紅又非是風幡何處著新開作
者曾拈却如今懵懂癡禪和漫道玄玄爲獨脚 育
王普崇頌云非風非幡無處著是風是幡無著處撩
天俊鶻悉迷踪踞地金毛還失措阿呵呵悟不悟令
人却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天台韶云古聖
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
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
意莫道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幡就風幡
通取莫道風幡動處是什麼有云附物明心不須認
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解
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合
如何知悉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
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
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
不會也 智證傳楞伽經偈曰由自心執著心似外

境轉彼所見非有是故說惟心傳曰曹溪六祖隱晦
時號盧居士嘗客廣州精舍夜經行聞兩僧論風幡
一曰風動一曰幡動六祖前曰肯使俗流輒與高論
否正以風幡非動仁者心動耳法空禪師深居五臺
山每夜必聞有聲召曰空禪法空患之久而自悟曰
皆我自心之境安有外聲哉以法遣之自後遂絕夫
言彼所見非有者以風幡相待無有定屬以無定屬
緣生則名無生六祖所示見境既爾則空禪所悟聞
塵亦然然首楞嚴曰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聞復翳
根除塵消覺圓淨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
世間猶如夢中事者渠不信夫幻寄曰予少讀宋人
詩麥浪豈綠風滾滾荷珠不爲露涓涓躍然喜謂是
風幡公案好註脚及讀雪降雪竇諸大老拈提 印
語爽然自失洪公此傳未可過諸老門限也 印

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祖言簡理當不由文字乃

曰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祖曰然印宗作

禮請衣鉢出示大衆令瞻禮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

何指授祖曰指授卽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

曰何不論禪定解脫祖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
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祖曰法
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
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
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
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
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
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佛性印宗聞說歡

喜合掌

真淨和尚舉印宗問祖不二之法祖云云曰
諸禪德彼時小巧禪道早是半了也如今
叢林多是惟論禪定解脫無念無爲且道六祖底是
如今底是分卽是不分卽是若分去有違有順有是
有非若不分又不辨邪正理沒我宗乘譬如世間道
路有直有迂有險有善其行路者可行卽行可止卽

上大衆還識泐潭老僧麼良久云將
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正月十五日

印宗會諸名德爲祖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
律師授滿分戒其戒壇卽宋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
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
真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後一
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
祖受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 次日
韋使君請益師陞座告大衆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
波羅蜜多復云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
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
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

愚有智吾今爲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
智慧志心諦聽吾爲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
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
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
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
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
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
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
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
頭尾諸佛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姓本空無有一法
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

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空善知識
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
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
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
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
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
之爲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
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此一輩人不可
與語爲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徧周法界用即了
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
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

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爲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雖終日說空心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若智何名波羅蜜此是西竺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爲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即名爲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

念當念之時惟妄惟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爲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爲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

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當知此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爲大智人說爲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衆流却入大海合爲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爲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

因人說有緣其中人有愚有智愚爲小人智爲大人
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悟解心開
即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即佛是衆生一念悟時
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
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
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
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
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
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
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
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

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
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要他善知識方
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
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即有教授救不可得若
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刹那間妄念俱滅識自本性一
悟即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
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般若
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
爲無念用即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
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
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不思常

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
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
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
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
然須傳授從上已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
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
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
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
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曰說通及心通如
日處虛空惟傳見性法出世破邪宗法即無頓漸迷
悟有遲疾只此見性門愚人不可悉說即雖萬般合

理還歸一煩惱暗宅中常須生慧日邪來煩惱至正
來煩惱除邪正俱不用清淨至無餘菩提本無性起
心即是妄淨心在妄中但正無三障世人若修道一
切盡不妨常見自己過與道即相當色類自有道各
不相妨惱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波波度一生到
頭還自懊欲得見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無道心闇
行不見道若真脩道人不見世間過若見他人非自
非却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過但自却非心打
除煩惱破憎愛不關心長伸兩脚卧欲擬化他人自
須有方便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現佛法在世間不
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正見名出世邪

見是世間邪正盡打却菩提性宛然此頌是頓教亦
名大法船迷聞經累劫悟則剎那間 韋刺史問曰
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
生彼否願爲破疑祖曰使君善聽慧能與說世尊在
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說去此不遠若論
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
說遠爲其下根說近爲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
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
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
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東方人造罪
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
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
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
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
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
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使君但行十善何
須更念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
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
得達惠能與諸人移西方於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
見否衆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
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祖曰大衆世人自色身是
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

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
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衆
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爲勢至能
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人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
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
嗔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
除人我須彌倒去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
忘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
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
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
大衆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唱言普願

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祖曰若欲修行在家亦得
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
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
如何修行願爲教授祖曰吾與大衆作無相頌但依
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作此修剃髮出家於道
何益頌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親養
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衆惡無喧
若能鑽木出火淤泥定生紅蓮苦口的是良藥逆耳
必是忠言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日用常行
饒益成道非由施錢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祖復曰善知識總須

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

幻寄曰祖師教人除

人我去邪心與秀師時時勤拂拭是同是別若道是別別在甚處若道是同秀師何以不契黃梅若道此是第二頭語也於此徹證始有參學分不然特是念言語漢祖師雖日在前未如之何又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祖語也無念無憶無著祖訓也而對薛簡則斥以智慧照破煩惱對輪則云不斷百思想法道何不伴也是以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有言不得無言須彌山乾矢橛青州布衫廬陵米價皆使參學者入壇經之妙筏必契此而後可云能讀壇經也今人讀此者率謂明白簡易無疑於心而於諸方風馳電轉之機則又茫若是未夢見壇經者也果能契于壇經彼風馳電轉者直家常茶飯耳何復疑哉

示眾云善知識

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大眾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

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 又云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為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為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

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
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
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鼻色聲當時即壞善知識真如
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
自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又云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
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
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
起心著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
卻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
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

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
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著心著淨
即障道也 無相頌曰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

便是道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擬將修
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但向心中除罪緣各自
性中真懺悔忽悟大乘真懺悔除邪行正即無罪學
道常於自性觀即與諸佛同一類吾祖惟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若欲當來覓法身離諸法相心中
洗努力自見莫悠悠後念忽絕一世休若悟大乘得
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此頌為撥無因果者錄

南嶽懷讓禪

師禮祖祖曰何處來曰嵩山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

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
汚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
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

踏殺天下人應一作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傳燈祖問什麼物恁麼來

讓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某甲青原行

思禪師叅祖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
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

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令首衆 永嘉玄覺禪

師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閱維摩經發明心地

後遇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初

到振錫繞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

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來生大我慢曰生死事

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

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眾無不愕然

覺方具威儀叅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曰本自

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

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

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

一宿覺 僧法海叅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祖曰

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

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即心名慧

即佛乃定定慧等等燈下等字作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

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
 曰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
 物 僧智通看楞伽經約千餘徧不會三身四智禮
 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
 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
 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
 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
 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為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
 求者終日說菩提通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
 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
 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

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

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

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

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 通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

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

住匪真精妙旨因師曉終無污染名 僧志道覽涅

槃經至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而

生疑禮祖求發明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眾生

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

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未審是

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
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
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
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
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即未歸寂
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
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
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即色身外別有法
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
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
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
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
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刹那
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
現前當現前之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
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
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爲斷
諸求二乘人目以爲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何爲真實義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
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衆色象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
吾今強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
道聞已踊躍作禮而退 僧志徹初名行昌姓張少
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忘彼我而徒侶競起愛
憎北宗既自立秀師爲六祖忌祖傳衣天下所聞囑
行昌刺祖祖心通預知其事置金十兩於座間昌懷
刃入室祖舒頸就之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
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昌驚什久而
方蘇求哀悔過願出家祖以金授曰汝且去恐衆或
害汝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昌稟旨宵遁遂出家
精進一日念祖前命過祖禮覲祖曰吾久念汝汝何
來晚曰蒙和尚赦罪今雖出家苦行難報深恩其唯
傳法度生乎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
尚慈悲畧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
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祖
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
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
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今學人轉加迷惑祖曰涅槃經
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
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
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甚麼善

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有心字非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 僧志常

叅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望賜開示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曰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爲法切故中夜哀懇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通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通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示誨令無凝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
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
顯現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無端起知解著
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
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禪者智隍初
叅五祖自謂已得正受菴居長坐積二十年祖弟子
玄策遊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菴問云汝在此作什
麼隍曰入定策曰汝云入定爲有心入耶無心入耶
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
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
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曰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

定何出何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
師嗣誰耶策曰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爲禪
定策曰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
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
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
說徑來謁祖祖問曰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祖曰誠
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
心凡聖情亡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

法眼藏皆無汝但以下三十五
字止云祖愍其遠來便垂開決

隍於是大悟二十年

燈錄
及正

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隍
禪師今日得道也 有一童子名神會年十三自玉

泉來參禮祖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爲本見即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會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祖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祖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家過德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人神會禮拜悔謝一日祖告衆曰我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

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

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个知解宗徒

唐中宗神龍元年詔遣使薛簡迎祖祖以疾辭簡問

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

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

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卧是

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

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况坐

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

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

明明無盡師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

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脩道之人若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

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

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

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

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詔加褒美 僧

問黃梅意旨甚麼人得祖曰會佛法人得曰和尚還

得否祖曰我不會佛法徑山杲頌云蕉芭蕉芭有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

東京大相國寺裡三十六院東廊下北角頭王和尚破袈裟畢竟如何歸堂喫茶 蜀僧方

辨來謁曰善塑祖正色曰試塑看方辨不領旨乃塑

祖真可高七尺曲盡其妙祖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

佛性酬以衣物辨禮謝而去 有僧舉卧輪禪師偈

曰卧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

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延和壬子七月

是年初號太極五月改延和八月改先天

命門人於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促工先天二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眾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為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祖曰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為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為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

處即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說一偈名曰真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眾僧作禮請祖說偈偈曰一切無有真不以見於真若見於真者是見盡非真若能自有真離假即心真自心不離假無真何處真有情即解動無情即不動若修不動行同無情不動若覓真不動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無情無佛種善能分別相第一義不動但作如此見即是真如用報諸學道人努力須用意莫於大乘門却執生死智若言下相應即共論佛義若實不相應合掌令歡喜此宗本無諍諍即失道意執逆諍法門自性入生死眾

聞偈已普皆作禮法海再拜問曰和尚入滅衣法當
 付何人祖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
 付其衣蓋汝等信根純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據達
 磨舊記衣亦不合傳矣復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
 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
 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
 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
 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
 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
 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
 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

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
 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之種子
 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
 定證妙果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
 花情已菩提果自成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
 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此
 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 七月八日
 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眾哀留甚
 堅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
 此形骸歸必有所眾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祖曰葉
 落歸根來時無口

法雲秀云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孔

眼藏傳付何人祖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祖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為官又曰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又問佛祖傳授次第祖為詳述摩訶迦葉而下至祖次第 八月三日復示眾曰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

亦無有益復說偈曰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說偈已端坐至三更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於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暨門人僧俗爭迎真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烟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烟直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并衣鉢歸曹溪次年七月入塔門人憶念取首之記以鐵漆固頸入塔時白光自塔起上亘天三日始散祖春秋七十有六盖年二十四而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

生三十七載

開元十年八月有張滿者受新羅僧賄偽服衰經為孝子夜入塔盜祖首欲持

歸供養守塔者聞塔中有聲起視滿驚逸而祖頸微有傷處刺史柳無忝縣令楊侃共督捕得滿祖弟子

令韜謂彼意在供養且佛教慈悲寬親平等柳守嘉
 歎釋滿不治外紀云祖至曹溪寶林觀堂宇湫隘
 不足容眾欲廣之遂謁里人陳亞仙曰老僧欲乞檀
 那一坐具地亞仙曰然祖展坐具彌布曹溪四境四天
 之亞仙唯然和法力廣大他日興造願存祖墓餘
 其方亞仙曰和尚乃生龍白象來脉只可平天
 願盡捨為寶坊然建一地依其言先是西國智藥三藏
 不可平地寺後興建一依其言先是西國智藥三藏
 經其地謂林巒泉宛如西天寶林宜建一梵刹一
 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得道者如林
 宜號寶林韶州牧侯敬中表聞建寺時梁天監三年
 祖之來適符其記殿前有潭一所龍常出沒其間一
 日現形甚巨波浪洶涌雲霧陰翳徒眾皆懼祖曰爾
 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為神龍當能變化以小現
 大以現大現小也其龍忽沒俄頃復現小身躍出潭面
 祖展鉢曰你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裏祖以鉢承之龍
 伏鉢中不能動持之上堂為說法要龍遂脫骨而去
 其骨長七寸許首尾角足皆具留傳本寺林間錄
 曹溪大師將入涅槃門人行瑄超俗法海等問和尚
 法何所付曹溪曰付囑者二十年於此地弘揚又
 問誰人答曰若欲知者大庾嶺上以網取之圭峯立
 荷澤為正傳的付乃文釋之曰嶺者高也荷澤姓高
 故密示之耳欲抑讓公為旁出則曰讓則曹溪門下
 旁出之況徒此類數可千餘嗚呼逐鹿者不見山攫
 金者不見人殆非虛言大方密公所以見惟荷澤故諸師
 不問是非例皆毀之如大庾嶺上以網取之語是
 大師末後全提妙旨而輒以意求讓公僧中之王而
 謂之況徒詳味密公之意可以發千載之一笑又云
 老安國師有言曰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
 所住者不住色不住聲不住住迷無所住而住體不住
 用而生其心者即一切法而顯一若住善生心即
 善現住惡生心即惡現本心即隱沒若無所住十方
 世界惟是一心信知曹溪大師云風幡不動是心動
 修山主有偈曰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
 事昧却本來人曰幻寄六喻擔板耳不見修山主道若
 義路釋風幡正是徐六喻擔板耳不見修山主道若
 明今日事昧却
 本來人耶啜却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四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五

六祖下第一世

南嶽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
生有白氣上屬天太史奏之高宗宗問是何祥乎對
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宗傳勅金州太守韓偕親往
存慰年十歲惟樂佛書有玄靜三藏告師父母曰此
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拱三年年十五
依荊州玉泉寺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習毗
尼藏一日歎曰夫出家者當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
有勝者遇同學坦然相與謁嵩山安公安令詣曹溪
其見六祖悟緣具六祖章中師旣得法侍祖復十五

年先天二年往衡嶽居般若寺 開元中有沙門道

一在衡嶽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

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磚於彼菴前石上磨

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磚豈得成鏡耶

師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即是

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

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

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

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

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

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

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

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

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

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

心意超然侍奉九秋日益玄奧入室弟子摠有六

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

得吾眉善威儀常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一人得吾

耳善聽理坦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一人得吾舌善

譚說嚴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又曰一切法皆從心

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

根宜慎辭哉 有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

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

法眼別云

阿那个是大德鑄成底像

曰祇如像成後爲甚麼不鑑照師曰雖

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

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

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總

未見人持个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

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

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

鹽醬師然之

徑山杲云雲門即不然夜夢不祥書壁大吉

天寶三年八

月十一日圓寂塔于衡嶽謚大慧

吉州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幼歲出家叅曹溪得法

語具六祖章歸住青原

六祖將示滅沙彌希遷問

曰和尚百年後希遷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

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

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誠故尋思耳座曰汝有

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

迷爾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叅禮師曰子何

方來遷曰曹溪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

失師曰若恁麼用去曹溪作甚麼曰若不到曹溪爭

知不失遷又曰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識

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

又問和尚自離曹溪甚麼時至此問師曰我却知汝

早晚離曹溪曰希遷不從曹溪來師曰我亦知汝去

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甚
麼處來曰曹溪師乃舉拂子曰曹溪還有這個麼曰
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
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
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師令
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个鈿
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
已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
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嶽便休玄沙曰大
小石頭被
南嶽推倒直至
如今起不得 遷便回師問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遷
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个鈿斧子祇

今便請師垂一足遷便禮拜尋辭往南嶽 荷澤神

會叅師問甚處來曰曹溪師曰曹溪意旨如何會振
身而立師曰猶帶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

人麼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玄沙云果然雲居錫
云祇如玄沙道果然

是真金
是瓦礫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

價 開元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陞座告衆跏趺
而逝

六祖下第二世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姓馬氏故俗稱馬祖或

南嶽云馬大師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

輪文幼歲於本邑羅漢寺出家受具於渝州圓律師

開元中習定於衡嶽遇讓和尚發明大事同叅六人
惟師密授心印始居建陽佛迹嶺遷於臨川次至南

康龔公山

宋高僧傳先是此峯岫間懸魅所居人莫敢近犯者災釁立生乃師至當宴息時有神紫衣玄冠致禮言捨此地為清淨梵

場語終不見自爾猛鷲毒螫變心馴擾大曆中連帥

路嗣恭請師開法四方學者雲集座下 僧問和尚

為甚麼說即心即佛曰為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

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

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曰且教伊體

會大道

肯堂克即心即佛頌云美似楊妃離玉閣嬌如西子下瓊樓日日與君花下醉更嫌何處

不風流 少年公子御街遊銀牀踞坐傾杯酒 三月風光景氣浮

毬 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我

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西堂堂云

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堂云我今日頭痛不

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又問百丈丈云我到這裏

却不會僧却回舉似師師曰藏頭白海頭黑

園悟懃云若以

解路卜度却謂之相瞞有者道只是相推過有者道

三個總識他問頭所以不答總是拍盲地將古人醜

西江水即向汝道與此公案一般若會得藏頭白海

頭黑便會西江水話這僧將一擔蒙懂換得个不安

樂更勞他三人尊宿入泥入水畢竟這僧不替地雖

然恁麼這三个宗師却被擔板漢勘破如今只管鑽

研計較殊不知古人一句截斷意根須是向正脉裏

自看始得穩當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

精或云

瞻漢且道與一棒一喝是同一漆桶或云野狐

萬別只是一般自然八面受敵要會藏頭白海頭黑麼五祖先師道封后先生 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只今是甚麼意 龐居士問不昧本來

人請師高著眼師直下覷士曰一種沒弦琴唯師彈

得妙師直上覷士禮拜師歸方丈士隨後曰適來弄

巧成拙雲峰悅云且道是賓家弄巧成拙主家弄巧

不出明年更有長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妙喜曰

馬祖覷上覷下則不無爭奈味卻本來人居士雖然

禮拜渾圖吞个棗馬師歸方丈士隨一夕西堂百

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

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

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泐潭清云是則全是非則全

切神昂恁麼道大似金沙混雜玉石不分只如馬大

師道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甚麼處是

老婆心切處還辨得麼不僧叅次師乃畫一圓相

省這个意修行徒苦辛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纔入師便打僧云和尚打某

甲不得師靠拄杖休去雪竇顯云二俱不了和尚打

來劈脊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若不打汝

便棒諸方笑我也 問如何得合道師曰我早不合道

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曰正是汝放身命處

有小師耽源行脚回於師前畫个圓相就上拜了立

師曰汝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捏目師曰吾不如

汝小師不對 鄧隱峰辭師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

去師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

石頭即繞禪牀一币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

蒼天蒼天峰無語却回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
有荅汝便噓兩聲峰又去依前問石頭石頭乃噓兩聲峰
又無語回舉似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 有僧於
師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曰不得道一畫長
三畫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荅師乃畫地一畫曰不
得道長短荅汝了也

忠國師聞別云
何不問老僧

有講僧來問

曰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曰未審座主傳持何
法主曰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曰莫是師子兒否
主曰不敢師作噓噓聲主曰此是法師曰是甚麼法
主曰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主曰此亦是法師曰是
甚麼法主曰師子在窟法師曰不出不入是甚麼法

主無對

百丈代
云見麼

遂辭出門師召曰座主主回首師曰

是甚麼主亦無對師曰這鈍根阿師 洪州廉使問

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

是中丞福 師問僧什麼處來云湖南來師云東湖

水滿也未云未師云許多時雨水尚未滿

道吾云滿
也雲巖

云湛湛地
洞山云
什麼劫中曾欠少

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

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
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
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
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
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

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
 自性故故三界惟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
 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
 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
 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
 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
 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
 即不生 僧問如何修道師云道不屬修若言修得
 修成還壞即同聲聞若言不修即同凡夫曰云何即
 得達道師云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上不滯喚
 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即屬造作更若向外

馳求轉疎轉遠但盡三界心量一念妄想即是三界
 生死根本但無一念即除生死根本即得法王無上
 珍寶無量劫來凡夫妄想諂曲邪偽我慢貢高合為
 一體故經云但以衆法合成此身起時惟法起滅時
 惟法滅此法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前念後
 念中念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滅喚作海印三昧攝一
 切法如百千異流同歸大海都名海水住於一味即
 攝衆味住於大海即混諸流如人在大海中浴即用
 一切水所以聲聞悟迷凡夫迷悟聲聞不知聖心本
 無地位因果階級心量妄想修因證果住其空定八
 萬劫二萬劫雖即已悟却迷諸菩薩觀如地獄苦沉

空滯寂不見佛性若是上根衆生忽遇善知識指示
言下領會更不歷於階級地位頓悟本性故經云凡
夫有反覆心而聲聞無也對迷說悟本既無迷悟亦
不立一切衆生從無量劫來不出法性三昧常在法
性三昧中著衣喫飯言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爲
盡是法性不解返源隨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種種業
若能一念返照全體聖心汝等諸人各達自心莫記
吾語縱饒說得河沙道理其心亦不增總說不得其
心亦不減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乃至分
身故光現十八變不如還我死灰來淋過死灰無力
喻聲聞妄修因證果未淋過死灰有力喻菩薩道業

純熟諸惡不染若說如來權教三藏河沙劫說不可
盡猶如鈎鎖亦不斷絕若悟聖心總無餘事久立珍
重一日示衆云道不用修但莫汚染何爲汚染但有
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汚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
是道何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
無凡聖故經云非凡夫行非聖賢行是菩薩行只如
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
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門云何
言無盡燈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
皆從心生心爲萬法之根本故經云識心達本源故
號爲沙門名等義等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若於

教門中得隨時自在建立法界盡是法界若立真如
 盡是真如若立理一切法盡是理若立事一切應有法字
 盡是事舉一千從事理無差盡是妙用更無別理皆
 由心之迴轉譬如月影有若干真月無若干諸源水
 有若干水性無若干森羅萬象有若干虛空無若干
 說道理有若干無礙慧無若干種種成立皆由一心
 也建立亦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非
 離真而有立處立處即真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
 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即是解脫解脫者即
 是真如諸法不出於真如行住坐臥悉是不思議用
 不待時節經云在在處處則為有佛佛是能仁有智

慧善機情能破一切衆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縛凡聖
 情盡人法俱空轉無等輪超於數量所作無礙事理
 雙通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蹤跡猶如畫水成文
 不生不滅是大寂滅在纏名如來藏出纏號淨法身
 體無增減能大能小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中月
 滔滔運用不立根苗不盡有為不住無為有為是無
 為之用無為是有為之依不住於依故云如空無所
 依心生滅義心真如義心真如者喻如明鏡照像鏡
 喻於心像喻於法若心取法即涉外因即是生滅義
 不取於法即是真如義聲聞耳聞佛性菩薩眼見佛
 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為

識在悟爲智順理爲悟順事爲迷迷則迷自本心悟則悟自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暗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境界妄想即除妄想既除即是無生法性本有有不假修禪不屬坐坐即有著若見此理真正合道隨緣度日坐起相隨戒行增薰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久立珍重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及歸遂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

雪竇顯頌云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年來曾苦辛爲君幾下蒼龍窟屈堪述明眼衲僧莫輕忽二月一日沐浴跣趺入滅世壽八

十僧臘六十元和中追謚大寂禪師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母懷師則不能茹葷幼而徇齊旣冠然諾自許鄉民多殺牛祀鬼神

師數毀祠奪牛歸歲恒數十後造曹溪得度見青原

得法一日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

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

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門人道悟問曹溪意旨

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

爲甚麼不得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

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

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從甚麼處來曰江

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曰見師乃指一椶柴曰馬師何似這個僧無對却回舉似馬祖祖曰汝見椶柴大小曰沒量大祖曰汝甚有力曰何也祖曰汝從南嶽負一椶柴來豈不是有力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 大顛問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个甚麼師却問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來顛曰無這個師曰若恁麼汝即得入門 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 問如何是禪師曰碌甕 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 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為己者其唯聖人乎乃拊几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念曰靈龜者智也深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叅同契曰竺

土大仙心雪竇著語云誰是能舉東西密相付惜取眉毛人根有利生作麼道無南北祖且款靈源明皎潔撫掌枝派暗

流注亦未相許執事原是迷展開契理亦非悟拈却門門

一切境捨短長回互不回互以頭換尾回而更相涉這个是拄杖子

不爾依位住莫錯認色本殊質象豈辨聲元異樂苦

還同暗合上中言心不明明明清濁句口宜四大性自

復隨所如子得其母可知火熱風動搖春冰水濕地

堅固從旦至暮眼色耳音聲海晏河清鼻香舌醎醋可憑然依

一一法重報依根葉分布好明本末須歸宗惟我尊

卑用其語不犯當明中有暗暗必勿以暗相遇明還

當暗中有明一見勿以明相覩無異明暗各相對若

分比如前後步不如萬物自有功旨尔當言及用處

縱橫十字事存函盖合子細理應箭鋒拄莫教承言須會

宗未兆非相勿自立規矩突出難辨觸目不會道又何運足焉

知路惡也不進步非近遠唱彌高迷隔山河固和彌寡謹白

叅玄人聞必同歸光陰莫虛度誠哉是上堂吾之法門

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

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

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

離心意識三界六道惟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

汝能知之無所不備師於唐天寶初至衡山南寺

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南

嶽鬼神多顯跡聽法師皆與授戒偶一日見負米登

山者師問之知為送供者師愍之明日即移庵下梁

端貞元六年示寂德宗謚無際大師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五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六

旁出法嗣

僧那禪師姓馬氏少而神雋年二十一講禮易於東海
聽者如市一遇二祖遂投出家自是手不執筆盡棄
世典惟一衣一鉢一坐一食奉頭陀行後謂門人慧
滿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發隨
意真光之用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惟務苦行而不
明本心爲憎愛所縛則苦行如黑月夜履於險道汝
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
何所之是無耶是有耶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
朗常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剎那頃斷

續之相滿後亦奉頭陀行惟蓄二鉢冬則乞補夏則捨之心無怖畏睡而不夢常行乞食所至伽藍則破柴製履住無再宿貞觀十六年於洛陽善會寺側宿古墓中遇大雪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曠恠所從來滿曰法有來耶曠遣尋來處四邊雪積五尺許曠曰不可測也嘗示人曰諸佛說心令知心相虛妄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後於陶冶中無疾坐化

向居士幽栖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二祖盛化乃致書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

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求響故知迷悟一塗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二祖回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捧披祖偈乃申禮覲密承印記牛頭山法融禪師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真觀

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異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個不是道人祖曰阿那個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嬾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

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遶庵惟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個在祖曰這個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個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

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
 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
 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
 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
 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
 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
 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
 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

紹汝玄化

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百鳥銜
 花供養泉云只爲步步踏佛階梯僧云見

後爲甚麼不來泉云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雲門舉云南泉只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僧
 問如何是步步登高門云香積世界如何是從空放
 下門云填溝塞壑僧問老宿牛頭未見四祖時如

何曰如條貫葉云見後如何曰秋夜紛紛僧問越
 州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州曰飽柴飽水曰見後如
 何曰飽柴飽水一尊宿答
 前兩問皆云賊不打貧兒家 住後法席之盛擬黃

梅唐永徽中徒衆乏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

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

年邑宰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

至滅靜品地爲之震動 博陵王問曰境緣色發時

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師曰境色初

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

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

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念生起發未

曾起豈用佛教令問曰閉目不見色境慮乃便多色

既不關心境從何處發師曰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有相轉鳥去空中真問曰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爲境若以心曳心還爲覺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師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疑忘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知緣不會當自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玄影討跡逐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夢裏譬之六月冰處處皆相似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問曰恰恰用心時若爲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

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問曰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萬倍乖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談還從空化造無念爲真常終當絕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誤谷響既有聲鏡像能回顧問曰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亡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心師曰境用非體覺覺罷不應思因覺知境亡覺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遲問曰住定俱不轉將爲正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躡其後師曰復聞別有人虛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轉還虛妄心爲正受縛爲之淨業障心塵萬分

一不了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徐名相生風來波浪
轉欲靜水還平更欲前塗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獸
吼性空下霜雹星散穢草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
綸四魔不前却既如猛火燎還如利劍斫問曰賴覺
知萬法萬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只得照用心不應
心裏事師曰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賴若假照用心
應不在心外問曰隨隨無揀擇明心不現前復慮心
闇昧在心用功行智障復難除師曰有此不可有尋
此不可尋無揀即真擇得闇出明心慮者心冥昧存
心託功行何五燈論智障難至佛方爲病問曰折中
消息間實亦難安帖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見師曰

折中欲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中智
第三照推者第四通無記第五解脫名第六等真僞
第七知法本第八慈無爲第九徧空陰第十雲雨被
最盡彼無覺無明生本智鏡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
不住空邊盡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內未將空有俱
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說安帖無處安用行何能決
問曰別有一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定亂一復道有
中無同證用常寂知覺寂常用用心會真理復言用
無用智慧方便多言亂與理合如如理自如不由識
心會既知心會非心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永劫不
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師曰別有證空者還

如前偈論行空守寂滅識見暫時翻會真是心量終
知未了原又說息心用多智疑相似良由性不明求
空且勞已永劫住幽識抱相都未知放光便動地於
彼欲何爲問曰前件看心者復有羅縠難師曰看心
有羅縠幻心何待看况無幻心者從容下口難問曰
久有大基業心路差互間得覺微細障即達於真際
自非善巧師無能決此理仰惟我大師當爲開要門
引導用心者不令失正道師曰法性本基業夢境成
差互實相微細身色心常不悟忽逢混沌士哀然愍
羣生託疑廣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徑徹毀譽心
不驚野老顯分答法相媿來儀蒙發羣生藥還如色

性爲 顯慶元年邑宰蕭元善請住建初師辭不克
遂命入室上首智巖付囑法印將下山謂衆曰吾不
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庵前有四大桐
樹仲夏之月忽然凋落明年正月二十三日不疾而
逝窆於雞籠山

牛頭山智巖禪師曲阿華氏子弱冠智勇過人隋大業
中爲郎將常以弓挂濾水囊隨所至自汲用累立戰
功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一
日宴坐覩異僧身長丈餘謂之曰卿八十生出家宜
加精進言訖不見嘗在谷中入定山水暴漲師怡然
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遇之遂改過修善復有昔同

從軍者二人聞師隱遯共入山尋之既見謂曰郎將
狂耶何爲住此師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
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歎而去師
後謁融禪師發明大事嘗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真訣
所得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
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我復何
云

牛頭山智威禪師得法於法持禪師法持巖公法孫也
師嘗有偈示門人慧忠曰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
六趣海無見出長波忠答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
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師又示偈曰余本性虛

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忠答曰虛
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即泯般若船師
知其了悟遂付法初忠纔見師師即曰山主來也及
忠嘗出叅訪師院中凌霄藤盛夏盡萎左右欲伐之
師曰不可忠還則復茂矣忠還果然既授法出居延
祚寺奉法益嚴生平一衲不易器用惟一鐺嘗有供
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爲守之縣令張遜至山謁忠
問有何弟子曰有三五人遜曰可得見乎忠敲禪牀
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其神跡頗多不具載有
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真實菩提道場
大曆四年六月十五日集僧布薩訖命侍者淨髮浴

身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天樂四聞詰旦怡然坐化
風雨遽作震折林木復有白虹貫於巖壑五年春茶
毗獲舍利不可勝計

安國玄挺禪師初參威禪師侍立次有講華嚴僧問真
性緣起其義云何威良久師遽召曰大德正興一念
問時是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妙喜云一念未
興時不可無緣

起也或云一念未興喚甚麼
作緣起我也只要汝恁麼道

天柱崇慧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
師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
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師復曰闍黎會
麼曰不會師曰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

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汝難皮計
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曰如何是解
上底人師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 問亡僧遷化

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瀟嶽峯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
光輝

徑山道欽禪師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
緘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忠國師云欽師猶被馬

梅冬嚴寒欽師孟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不失
時節忠國師因甚却道欽師猶被馬師惑還委悉麼
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雪竇云徑山被惑且置
若將呈似國師別作个甚麼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
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劃破若與麼只是不
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晴廣作神通變化
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 師在唐代宗
只這馬師當時畫出早是自惑了也

宮中見代宗來起立宗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
 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妙喜云不向四威儀中又如何見國一崔趙公
 問弟子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將相
 之所能為崔於是省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見性成佛
 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
 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脩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
 性即佛佛即性故曰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
 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既無所見何更有見
 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
 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為有即有
 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即不

然終日見未嘗見求名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
 為見性曰此性徧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
 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
 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何曾得
 徧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墮生死諸佛
 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即能所不立曰若如
 是說即有能了不了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
 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即應念清淨
 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
 若隨名生解即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名

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即是
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
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栖止亦大病作不栖止解亦
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便應用及興
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即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
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鳥窠道林禪師見秦望山長松盤屈如蓋遂栖止其上
故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於其側自然馴狎亦曰
爲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
何往對曰會通爲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
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

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領悟玄

旨

大瀉秀云可惜這僧認他口頭聲色以當平生不知
知自巳光明蓋天蓋地妙喜曰恁麼批判也未夢

見鳥窠在泐潭準和尚因侍者告辭書偈授之云

鳥窠吹布毛老婆為侍者今古道雖同寶峰不然也

二月三月時和風滿天下在處百花香開遠近山如畫

岐路春禽鳴高巖春水瀉頭頭三昧門虛明周大野

好个真消息書送汝歸舍衲僧未後句噓是何言歟

通後居招賢寺茂齡為六宮使唐德宗甚眷遇春

時見昭陽宮華卉敷榮方翫賞間忽聞空中有聲曰

虛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通遂

感動哀懇德宗求出家篤留不可遂賜歸因韜光法
師而詣林公不納通乞韜光堅白曰通七歲蔬食十
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而志不綠世法並未嘗娶
今特以欲出家而休官向願甚確乞師拯度林公乃
與披剃受具通居常卯齋晝夜精進誦大乘經而習
安般三昧未幾得法後因武宗廢教入山深遯莫知
所如俗姓吳氏
初師自徑山歸至孤山永福寺有
名元卿杭州人

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爲法會師振錫而入韜光法師

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 白

居易守杭時入山謁師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

太守危險尤甚白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

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

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

禮而退者域者天竺神僧也晉惠末至洛陽神通顯

著有高足僧竺法行請域說法域曰眾集乃

可法行乃集眾域陞座曰守口攝身意慎莫犯眾惡

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已便默法行復請曰願

上人為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誦誦域

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

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

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

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有云各圓修者或師謚耶

嵩嶽慧安國師得法黃梅徧歷各勝至嵩少云是吾終

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輳有坦然懷讓二僧來參問

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

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

目開合示之然於言下知歸讓乃即謁曹溪 初隋

煬帝嘗徵師不赴及唐高宗徵師亦不赴武后時以

師禮迎師至輦下后嘗問師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

曰何不記耶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

用記為况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

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可記乎后

稽顙信受中宗即位益加欽禮神龍三年辭歸嵩嶽

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將尸向林中待野火焚之
俄爾萬回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旁侍傾耳都不
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門人
遵旨昇置林中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十粒先
天二年建浮圖供奉

壽州道樹禪師得法於北宗秀卜壽州三峰山結茅而
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談詭異時忽化作佛及菩
薩羅漢天仙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覩
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
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
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
有廟甚靈殿中惟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宰物命
甚多師一日領寺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曰咄此竈
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
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戴冠設
拜師前師曰是甚麼人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
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
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禮而沒少選侍
僧問曰某等久侍和尚不蒙示誨竈神得甚麼徑旨
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
理爲伊侍僧無言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本有之

性爲甚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破也破也墮也

墮也

後義豐禪師舉似安國師安嘆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構伊語

脉豐問曰未審甚麼人構得他語脉安曰不知者

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

師曰禮即唯汝非我不禮即唯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即同如來

嵩嶽元珪禪師伊闕人姓李氏得法安國師隱於嶽之龐塢一日有神人率群從謁師師覩其貌竒偉非常乃問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彼曰吾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

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旣乞戒即旣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為門弟子師即爲張座秉鑪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媯乎曰我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嚮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

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
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有妄乎師
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
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有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
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
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
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信此則雖娶非妻也雖嚮
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昏也若能
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媯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
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昏荒顛倒不爲醉是
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

汝及無我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
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竦然避
席跪啟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
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
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
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
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
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
界本無增減傳燈作且無一人能主其傳燈作有法有法無
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
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

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效我所能
師曰我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耶神曰
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
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踪知有佛有
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無
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墮叛佛耶願隨意垂
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
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
矣然昏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即作禮而去師門送
而目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其夕果有暴風
吼雷棟宇搖蕩師曰神言徵矣衆可無怖詰旦和霽
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毋令
外知人將妖我開元四年丙辰歲囑門人曰吾始居
寺東嶺吾滅汝必置吾骸於彼言訖若委蛻焉

終南山惟政禪師得法於普寂結廬太乙唐文宗嗜蛤
蜊海民供遞甚勞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
異即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遂貯以
金粟檀合賜興善寺令僧衆瞻禮問羣臣曰斯何祥
也或奏師可備顧問乃召師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
虛應此乃啟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
度者即現此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第未聞
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爲常耶非常耶信耶非信耶帝

指月錄 卷六
曰希有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帝大
悅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留師內道場師累乞歸
乃詔住聖壽寺武宗甫即位師忽入終南隱居人問
何故曰吾避仇矣後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而建塔
焉

嵩山峻極和尚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擔枷帶鎖
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
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
惡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
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
大悟後破竈墮聞舉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妙喜曰爭

柰在觸體前
作妄想何

司空山本淨禪師絳州人張氏子幼歲披緇於曹溪受
記住司空山後因唐玄宗中使楊光庭採常春藤至
山見師議論超遠還奏闕庭詔至內道場與兩街名
僧碩學共揚佛理有遠禪師者問曰禪師所見以何
爲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
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
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
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適
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
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

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
無有遠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師曰大德只
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其道若以
相爲實窮劫不能見道遠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
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
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
不可會道也遠聞語失色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
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
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志明禪師
問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曰身心本
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
作見聞覺知解會與道懸殊即是求見聞覺知之者
非是求道之人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
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
木瓦礫明杜口師有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
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
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爲觀自在真禪師問道既無心
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二曰佛
度衆生爲有心故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
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
妄生二見如山僧即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

不實總是假名一假之中如何分二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無即悟二俱不實知如夢幻即悟本空強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因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法空禪師問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強修道本無作大德強作道本無事強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強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

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有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不曾道棄却一真性却入鬧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安禪師問道旣假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爲真師曰爲有妄故將真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真亦何曾有故故知真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旣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真真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况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慙伏師有偈曰推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達性禪師問

禪師至妙至微真妄雙泯佛道兩忘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有偈曰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示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鬧忽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鬧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無分別路上元二年歸寂謚大曉禪師

南陽慧忠國師諸暨冉氏子得法曹溪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年不下山道行升聞肅宗以師禮迎居千福寺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帝命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於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那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胡孫師良久復問汝道老僧

只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

甚麼處藏無對後有僧問玄沙沙曰汝道前兩度還

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麼處州云在三藏鼻孔上

僧後問玄沙沙既在鼻孔上為甚麼不見沙沙云只為太

近白雲端云國師若在三藏鼻孔上一日喚侍

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

汝孤負吾妙喜云叢林中喚作國師三喚侍者話自

此便有一絡索惟雪竇見透古人骨髓云

國師三喚侍者點即到喜云灼然侍者三應到即

不點喜云却不恁麼將謂吾孤負汝誰知汝孤負吾

謾雪竇不得喜云誰道復召大眾云好个謾雪竇不

得雖然如是雪竇亦謾妙喜不得妙喜亦謾諸人不

得諸人亦謾露柱不得玄沙沙云侍者却會雪竇云停

囚長智喜云兩彩一賽雲門道作麼生是國師孤負

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雪竇云元來不會喜云雪峯

道底雲門又云作麼生是侍者孤負國師處粉骨碎

身未報得雪竇云無端無端喜云堦生招箭法眼云

且去別時來雪竇云謾我不得喜云却是法眼會與

化云一盲引眾盲雪竇云端的瞎喜云親言出親口

玄覺徵問僧云甚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爭解

恁麼應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此見得去便識玄

沙喜云慚惶殺人翠巖芝云國師侍者總欠會在喜

云猶較些子投子云抑逼人作麼雪竇云堦根漢喜

後有僧問玄沙沙曰汝道前兩度還

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

三藏鼻孔上

一日喚侍

此便有一絡索惟雪竇見透古人骨髓云

國師三喚侍者點即到喜云灼然侍者三應到即

不點喜云却不恁麼將謂吾孤負汝誰知汝孤負吾

謾雪竇不得喜云誰道復召大眾云好个謾雪竇不

得雖然如是雪竇亦謾妙喜不得妙喜亦謾諸人不

得諸人亦謾露柱不得玄沙沙云侍者却會雪竇云停

囚長智喜云兩彩一賽雲門道作麼生是國師孤負

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雪竇云元來不會喜云雪峯

道底雲門又云作麼生是侍者孤負國師處粉骨碎

身未報得雪竇云無端無端喜云堦生招箭法眼云

且去別時來雪竇云謾我不得喜云却是法眼會與

化云一盲引眾盲雪竇云端的瞎喜云親言出親口

玄覺徵問僧云甚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爭解

恁麼應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此見得去便識玄

沙喜云慚惶殺人翠巖芝云國師侍者總欠會在喜

云猶較些子投子云抑逼人作麼雪竇云堦根漢喜

云理長即就復云唯趙州多口阿師下得个注脚

令人疑著僧問國師不成文彩已彰雪竇便喝喜云且道

這一喝在國師侍者分上在趙州分上隨後喝一喝

復云若不是命根五色索子斷如何透得這裏過雪

竇云若有人問雪竇復有雪竇便打也要諸方檢點喜云

作賊人心虛雪竇復有一頌云師資會遇意非輕喜云

云此語有兩負門無事相將草裏行喜云普州人送

賊負汝負吾人莫問喜云放待冷來看任從天下競

頭爭喜云只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復云

你若求玄妙解會只管管理會國師三喚侍者話那裏

是國師孤負侍者處那裏是侍者孤負國師處有甚

麼交涉鶯王擇乳素非鴨類遮个便是國師用劍刃

上事又云國師還見侍

者麼侍者還見國師麼

南泉到叅師問甚麼處

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這是師

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這是師

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這是師

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這是師

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這是師

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這是師

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這是師

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這是師

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這是師

曰背後底響南泉便休長慶云大似不知保福云

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為當扶面前扶背後 肅宗問如何是十

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

淨瓶來又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毘盧頂

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妙喜曰諸

人要見忠國師麼只在你眼睛裏開眼也蹉過合眼也蹉過既在眼睛裏為甚麼却蹉過妙喜恁麼道也

蹉過不少 肅宗到師指石師子云陛下這石師子奇特

下取一轉語帝曰朕下語不得請師下語師云山僧

罪過後耽源問皇帝還會麼師云皇帝會且致你作

麼生會玄沙備云大小國師被侍者勘破 肅宗請看戲師曰檀越

有甚心情看戲妙喜舉云法雲圓通禪師曰且道國師在甚處著到妙喜敢問諸人且道

圓通禪師在甚處著到於斯見得三老相去不遠 師因丹霞來訪值睡次

乃問侍者耽源云國師在否者曰在即在祗是不見

客霞云太深遠生者云莫道上座佛眼也覩不見霞

云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師睡起侍者舉似師師打二

十棒趁出丹霞聞云不謬為南陽國師天童華云侍者喫棒出院

于載一時然歸宗豈免眼熱丹霞雖是好手爭奈落在國師網子裏諸人還辨得麼苟或未然猶握金鞭

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徑山策云國師幸自高眠侍者播揚家醜不因多口丹霞爭見國師哮吼敢

問大衆國師既在為甚麼不見客向這裏見得破非唯知耽源落節亦見自己有出身之路雖然如是莫

將問學解埋沒祖師心 師問紫璘供奉甚處來云城南來師

云城南草作何色云作黃色師乃問童子城南草作

何色云作黃色師云只這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

談玄

妙喜云你道國師說老婆禪拖泥帶水得麼

師問紫璘供奉佛是

甚麼義曰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

作麼

妙喜曰若不入水爭見長人

供奉註思益經師曰凡註經

須會佛意始得曰若不會佛意爭解註經師令侍者

盛一碗水中著七粒米椀面安一隻箸問奉是甚麼

義奉無語師曰老僧意尚不會何況佛意

馮山果云供奉先鋒

有作殿後無功當時纔見國師問是甚麼義只對云草本不勞拈出踢倒便行直饒國師通身是口也無

說處師問禪客從何方來禪客曰南方來師曰南方

有何知識曰知識頗多師曰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識

直下示學人即心是佛佛是覺義汝今悉具見聞覺

知之性此性善能揚眉瞬目去來運用徧於身中捏

頭頭知捏脚脚知故名正徧知離此之外更無別佛

此身即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

如龍換骨蛇蛻皮人出故宅即身是無常其性常也

南方所說大約如此師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無

有差別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癢身

壞之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即無常舍

主常矣審如此者邪正莫辨孰為是乎吾比遊方多

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衆目視雲漢云是南

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糝鄙談削除聖意惑亂後

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

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

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若爲師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同佛之知見耶僧又問阿那个是佛心師曰墻壁瓦礫是僧曰與經大相違也涅槃云離墻壁無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審心之與性爲別不別師曰迷即別悟即不別曰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汝但依語而不依義譬如寒月水結爲冰及至暖時冰釋爲水衆生迷時結性成心衆生悟時釋心成性若執無情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宛是汝自違經吾不違也問無情既有佛性還解說法否師曰他熾然常說無有間歇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師曰汝自不聞曰誰人得聞師曰諸聖得聞曰衆生應無分耶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曰某甲聾瞽不聞無情說法師應合聞師曰我亦不聞曰師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師曰賴我不聞我若得聞則齊於諸聖汝則不聞我說法曰衆生畢竟得聞否師曰衆生若聞即非衆生日無情說法有何典據師曰不見華嚴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衆生是有情乎曰師但說無情有佛性有情復若爲師曰無情尚爾况有情耶曰若然者南方知識云見聞覺知是佛性應不合判同外道師曰不知道他無佛性外道豈無佛性耶但緣見錯於一法中

而生二見故非也曰若俱有佛性且殺有情即結業
互酬損害無情不聞有報師曰有情是正報計我我
所而懷結恨即有罪報無情是其依報無結恨心是
以不言有報曰教中但見有情作佛不見無情受記
且賢劫千佛孰是無情佛耶師曰如皇太子未受位
時唯一身耳受位之後國土盡屬於王寧有國土別
受位乎今但有情受記作佛之時十方國土悉是遮
那佛身那得更有無情受記耶曰一切衆生盡居佛
身之上便利穢汚佛身穿鑿踐蹋佛身豈無罪耶師
曰衆生全體是佛欲誰爲罪曰經云佛身無罣礙今
以有爲罣礙之物而作佛身豈不乖於聖旨師曰大
品經云不可離有爲而說無爲汝信色是空否曰佛
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是空寧有罣礙曰衆生
佛性既同只用一佛修行一切衆生應時解脫今既
不爾同義安在師曰汝不見華嚴六相義云同中有
異異中有同成壞總別類例皆然衆生佛雖同一性
不妨各各自修自得未見他食我飽曰有知識示學
人但自識性了無常時拋却殼漏子一邊著靈臺智
性迥然而去名爲解脫此復若爲師曰前已說了猶
是二乘外道之量二乘厭離生死欣樂涅槃外道亦
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乃趣乎冥諦須陀洹人八萬
劫餘三果人六四二萬劫辟支佛一萬劫住空定中

外道八萬劫住非非想中二乘劫滿猶能回心向大
 外道還即輪回曰佛性一種為別師曰不得一種曰
 何也師曰或有全不生滅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
 孰為此解師曰我此間佛性全無生滅汝南方佛性
 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如何區別師曰此則身心一
 如身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
 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和尚色身豈得便
 同法身不生滅耶師曰汝那得入於邪道曰學人早
 晚入邪道師曰汝不見金剛經色見聲求皆行邪道
 今汝所見不其然乎

雲門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山河大地何處有耶神昇誣云國師與麼道龍頭蛇尾東禪觀云國師與這僧離色聲相見即色聲相見若離色聲相見何異青方知

識半生半滅若即色聲相見又道色見聲求是行邪道眾中莫有為國師作主者麼我且問你既是身心一如身外無餘為甚麼

泡幻之身不同法體曰某甲曾讀大小乘教亦見
 有說不生不滅中道見性之處亦見有說此陰滅彼
 陰生身有代謝而神性不滅之文那得盡撥同外道
 斷常二見師曰汝學出世無上正真之道為學世間
 生死斷常二見耶汝不見肇公云譚真則逆俗順俗
 則違真違真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中
 流之人如存若亡下士拊掌而笑之汝今欲學下士
 笑於大道乎曰師亦言即心是佛南方知識亦爾那
 有異同師不應自是非他師曰或名異體同或名
 同體異因茲濫矣只如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名異體

同真心妄心佛智世智名同體異緣南方錯將妄心
言是真心認賊爲子有取世智稱爲佛智猶如魚目
而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別曰若爲離得此過師
曰汝但子細返觀陰入界處一一推窮有纖毫可得
否曰子細觀之不見一物可得師曰汝壞身心相耶
曰身心性離有何可壞師曰身心外更有物否曰身
心無外寧有物耶師曰汝壞世間相耶曰世間相即
無相那用更壞師曰若然者即離過矣 常州僧靈
覺問曰發心出家本擬求佛未審如何用心即得師
曰無心可用即得成佛曰無心可用阿誰成佛師曰
無心自成佛成佛亦無心曰佛有大不可思議爲能
度衆生若也無心阿誰度衆生師曰無心是真度生
若見有生可度者即是有心宛然生滅曰今旣無心
能仁出世說許多教迹豈可虛言師曰佛說教亦無
心曰說法無心應是無說師曰說即無無即說曰說
法無心造業有心否師曰無心即無業今旣有業心
即生滅何得無心曰無心即成佛和尚即今成佛未
師曰心尚自無誰言成佛若有佛可成還是有心有
心即有漏何處得無心曰旣無佛可成和尚還得佛
用否師曰心尚自無用從何有曰茫然都無莫落斷
見否師曰本來無見阿誰道斷曰本來無見莫落空
否師曰無空可落曰有可墮否師曰空旣是無墮從

何立曰能所俱無忽有人持刀來取命爲是有是無
師曰是無曰痛否師曰痛亦無曰痛旣無死後生何
道師曰無死無生亦無道曰旣得無物自在飢寒所
逼若爲用心師曰飢即喫飯寒即著衣曰知飢知寒
應是有心師曰我問汝有心心作何體段曰心無體
段師曰汝旣知無體段即是本來無心何得言有曰
山中逢見虎狼如何用心師曰見如不見來如不來
彼即無心惡獸不能加害曰寂然無事獨脫無心名
爲何物師曰名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體段師
曰本無形段曰旣無形段喚何物作金剛大士師曰
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功德師曰
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殞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殞
伽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非口所說非意所
陳假使殞伽沙劫住世說亦不可得盡曰如何是一
念相應師曰憶智俱忘即是相應曰憶智俱忘誰見
諸佛師曰忘即無無即佛曰無即言無何得喚作佛
師曰無亦空佛亦空故曰無即佛佛即無曰旣無纖
毫可得名爲何物師曰本無名字曰還有相似者否
師曰無相似者世號無比獨尊汝努力依此修行無
人能破壞者更不須問任意游行獨脫無畏常有河
沙賢聖之所覆護所在之處常得河沙天龍八部之
所恭敬河沙善神來護永無障礙何處不得逍遙

舉至殘伽沙劫住世說亦不可得盡止復云遮僧當下大悟如睡夢覺如蓮花開似這般底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你若吞不得透不得不見古人行履處定起誇無疑透得這裏方能作大舟航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著中流善知識下得這般手脚入得這般窠窟方始爲得人師家若不具許多差別眼目如心性上得个解路入處底定不愛擊石火閃電光却愛這般說話又却錯做實法會了如一機一境一棒一喝上所得个入處底定不愛這般說話又是錯會了真所謂人見水如同互有得失教中所謂菩薩見水如甘露天也或有个愛高禪底衲子出來道妙喜有如是等見耶即向他道逢

僧問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

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師曰此蓋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意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

周而常處此菩提座翠竹旣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花旣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於是禪客作禮而去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曰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花而顯相非彼黃花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如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云不會珠云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花

著黃花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

諍論座主禮謝而去妙喜云國師主張到底大珠破青青

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个主張底一个

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一丝毫要一个

學者具眼透國師底金剛圈又吞大珠底栗棘蓬具

眼者辨得出不具眼者未必不笑又云眾中商量道

二尊宿恁麼切磋一人得其體一人得其所謂實際地不

者事上建立得其體者理上掃除所謂實際地不

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我為法王於法自在或

抑或揚無得無失恁麼見解喚作矮子看戲妙喜見

處也要諸人共知不見

道破驢脊上足蒼蠅

佛與眾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曰作麼生得相應去

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若為得證法身師曰越

毗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得師曰不著佛求

耳曰阿那个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

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耶師曰斷煩惱者即名二

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曰坐禪看靜此復若為師曰

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問禪師見十方虛空

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問即心是佛

可更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嚴豈撥無因果耶

師將涅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

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
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弟子應
真却知此事乞詔問之大曆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右
脇而逝塔於黨子谷後詔應真問前語真良久曰聖
上會麼帝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雪竇著語云潭

之北

兩手鳴

中有黃金充一國

山形拄杖子

無影樹下合

同船

海晏河清

琉璃殿上無知識

拈了也復頌云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

蟠層落落影團團
千古萬古與人看

永嘉玄覺禪師到曹溪語具六祖章中回温江學者輻

湊號真覺大師著證道歌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

深慶州刺史魏靜緝敘成十篇名永嘉集並行於世

西竺稱為東土大乘論

證道歌曰君不見絕學無為閒道人

不除妄想不求真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

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五陰浮雲空

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證實相無人法刹那滅却阿

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頓覺了如

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

無大千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比來塵鏡

未曾磨今日分明須剖析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

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放四大

莫把捉寂漠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

來大圓覺決定說表真乘有人不肯任情徵直截根

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

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淨五

眼得五力唯證乃知難可測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

捉月拈爭得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涅槃路調古

神清風自高貌頰骨剛人不顧窮釋子口稱貧實是

身貧道不貧貧則身常披縷褐道則心藏無價珍無
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機終不恡三身四智體中圓八
解六通心地印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
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從他謗任他非
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入不思
議觀惡言是功德此則成吾善知識不因訕謗起冤
親何表無生慈忍力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
空非但我今獨達了恒沙諸佛體皆同師子吼無畏
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龍寂聽生
欣悅遊江海涉山川尋而方道焉禪自從認得曹
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

安然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我師得見
然燈佛多劫曾爲忍辱仙幾回生幾回死生死悠悠
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入深山
住蘭若岑峯幽邃長松下優游靜坐野僧家闐寂安
居實瀟灑覺即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不同住相布
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
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但得
本莫愁末如淨琉璃含寶月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
利他終不竭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佛性
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降龍鉢解虎錫兩鈷
金環鳴歷歷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不

求真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無相無空無不空即
是如來真實相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
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明非內外豁達空撥因果莽
莽蕩蕩招殃禍棄有應是空著空應是有病亦然還如避
溺而投火捨妄心取真理取捨之心成巧僞學人不
了用修行真成認賊將爲子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
斯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見力大丈
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
落却天魔膽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龍象
蹴蹋潤無邊三乘五性皆醒悟雪山肥膩更無雜純
出醍醐我常納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

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
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
行業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超却三祇劫一切數句
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
沒涯岼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取不得
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
無壅塞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或是或
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
等閒相誑惑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第一
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法東流入此土菩提
達磨爲初祖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何窮數真

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亡性即真嗟末法惡時世眾生福薄難調治去聖遠今邪教深魔強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作在心殃在身不須怨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梅檀林無別樹鬱密森沉師子住境靜林閒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師子兒衆隨後三歲即能大哮吼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口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里是即龍女頓

成佛非即善星生陷墜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筭沙徒自困却被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有何益從來蹭蹬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種性邪錯知解不達如來圓頓制二乘精進勿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亦愚癡亦小駮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爲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捏怪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先須償宿債飢逢王膳不能餐病遇醫王爭得瘥在欲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勇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於今在師子吼無畏說深嗟懡懂頑皮鞞祗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秘訣有二比丘

犯姪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猶如赫

日銷霜雪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河沙也無極傳燈作此即成

吾善知識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銷得粉骨碎身

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法中王最高勝河沙如來

同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了了見

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

如電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日可冷

月可熱眾魔不能壞真說象駕崢嶸謾進塗誰見蟾

螂能拒轍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莫將

管見謗蒼蒼未了吾今為君決慈明和尚示眾云無

空身即法身諸仁者若也信得去不妨省力可謂善財入彌勒樓閣無邊法門悉皆周徧得大無礙悟法

無生是謂無生法忍無邊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十

世古今始終不離于當念且問諸人阿那個是當念

只如諸人無明之性即是汝本覺妙明之性蓋謂不

了生死根源妄執為實隨妄所轉致墮輪迴受種種

苦若能回光反照自悟本來真性不生不滅故曰無

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只如四大五蘊不

淨之身都無實義如夢如幻如影如響從無量劫來

流浪生死貪愛所使無暫休息出此入彼積骨如毗

富羅山飲乳如四大海水何故為無智慧不能了知

五蘊本空都無所實逐妄受生貪欲為本若滅貪欲無所

故所以世尊云諸苦所因貪欲為本本來空寂諸見不生

依止汝等若能了知幻身虛假本來自空寂諸見不生
無我人眾一壽者諸法皆如故曰幻化空身即法身
法身覺了無一物惟聽法說法虛玄大道無著真宗
故曰本源自性天真佛又曰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
水泡虛出沒若如是者是為度一切苦厄乃至無量
無邊煩惱知解悉皆清淨是為清淨法身若到遮个
田地便能出此入彼捨身受身隨地獄天堂此界他方
縱橫自在任意浮沉應物舒光隨機逗教喚作百千
億化身與麼說話可謂無夢說夢和泥合水撒屎撒
尿不識好惡乃呵呵大笑云若向衲僧門下十萬八
千未夢見他汗臭氣在雖然如是事不得一向但以

假名字引導於
衆生喝一喝

永嘉集篇目大旨

慕道志儀第

一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故標

第一明慕道儀式 戒憍奢意第二初雖立志修道

善識軌儀若三業憍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

二明戒憍奢意也 淨修三業第三前戒憍奢畧標

綱要今子細檢責令麤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

業戒乎身口意也 奢摩他頌第四已檢責身口令

麤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慧五種起心

六種料揀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 毗婆舍那頌

第五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

第五明毗婆舍那頌也 優畢義頌第六偏修於定

定久則沉偏學於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於優畢

義頌等於定慧令不沉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

三乘漸次第七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

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深淺故

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 事理不二第八三乘悟理

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即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

二即事而真用祛倒見也 勸友人書第九事理既

融內心自瑩復悲遠學虛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

人書也 發願文第十勸友人雖是悲他專心在一

情猶未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 復次觀

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

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戒其疎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塗成觀十則妙契玄源 第一言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消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智境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卽心爲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 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卽空不空非空非不

空 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貨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 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 第五戒其疎怠者然渡海應須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無以明心心尚未

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 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即念即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 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即墮是非有非無即墮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非非即是是如是只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不非不不非不是不不是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 第八簡其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藉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宗既其明會言觀何得復存耶 第九觸塗成觀者夫再演言詞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方移方 方五燈作移 五燈則言上方同 則言理無差無差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即理無差之理即宗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引耳 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環中矣 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坐示滅塔于西山之陽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見六祖語具六祖章中弟子光寶

問眼耳緣聲色時爲復抗行爲有回互師曰抗互且
寘汝指何法爲聲色之體乎寶曰如師所說即無有
聲色可得師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
與凡與聖平等如幻抗行回互其理昭然寶頓領悟
即日發去隱於蒙山 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俱亡師
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纔集
師便打槌曰勞煩大衆下座

圭峯宗密禪師果州西充何氏子髻亂通明儒典弱冠
將赴舉見圓和尚遽落髮受具一日赴府吏任灌齋
以次受經得圓覺讀之感悟流涕歸白圓圓曰此佛
授汝耳汝當大弘圓頓之教令徧參因謁荆南忠公

南忠曰傳教人也復謁洛陽照公

奉國神照照曰菩薩中

人也抵襄陽得清涼國師華嚴疏於病僧處夙未經
目即爲衆講說聽者雲集有恭恭者不勝慶遇至斷
臂酬恩師遣書先詣清涼敘師資禮講畢乃躬詣觀
國師執弟子禮觀國師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
汝乎師預觀之室日臻玄奧筌象都亡回住鄆縣草
堂寺未幾住終南圭峯寺大和徵至都賜紫天子而
下悉歸慕叅扣相國裴休獨稱入室師以禪教互相
非毀乃著禪源詮以通之其都序畧曰禪是天竺之
語具云禪那此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定慧之通稱
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

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明爲禪此性是禪之本
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
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述諸家述作多譚
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人但目真
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
非離真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真合塵即名散亂背
塵合真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即非真非妄無背無
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况此真性非惟是禪門之源
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
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
等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經云行菩薩道之根本萬

行不出六波羅蜜禪者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
可都目真性爲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
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
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
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
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等也又真性即不垢不淨凡
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
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
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
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
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

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
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
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
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
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
嶽天台今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
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
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
則成聖疾證菩提失即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
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
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

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
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
隔宗密不知夙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

縛爲法忘於軀命愍人切於神情

亦如淨名經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

無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

每歎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

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
說符於佛意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
學雖多秉志者少况迹涉名相誰辨金鑰徒自疲勞
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
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微細習情起
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日光纖

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
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
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
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
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畧就
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
今之纂集意在斯焉 蕭俛相公呈已見解請師注
釋荷澤云見清淨體於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
門皆於見上一時起用名爲慧眼若當真如相應之
時師注善惡不思空有不萬化寂滅萬法俱從思想
念下細字皆是師注虛空故云化也既一念不生則萬
法不起故不待泯之自然寂滅也此時更無所見照

獨立夢三昧諸波羅蜜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亂散
智亡階與三昧此岸與彼岸是相待對治之說若知心無不
念見性無生則定亂真妄一時空寂故無所得也不
審此是見上一時起用否然見性圓明理絕相累即
於八萬法門一一皆爾一法有爲一塵一法絕相爲妙用住相爲執情
空爲一用故云見清淨體則一時起用矣山南

溫造尚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復結業一期壽終之
後靈性何依師曰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
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
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
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
安閒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
本自無生何有依托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

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
注真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常覺察損之又
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
用但可以空寂為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為自心勿
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自然業不
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托若愛
惡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為長易麤
為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
即隨機應現千百億化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為佛宗
密先有八句偈顯示此意曾於尚書處誦之奉命解
釋今謹注釋如後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

義謂義理非謂

仁義恩義意明凡所作為先詳利害須有所以當於
道理然後行之方免同憯醉顛狂之人也就佛法中
有三種義即可為之資益色身謂戒定慧六波羅蜜
房舍等世間義也二資益法身謂戒定慧六波羅蜜
等第一義也三弘正法利濟羣生也
乃至為法諸餘緣事通世出世也
亂心謂凡所作若緣上三般事即名無義也是
作不量是非今既不擇有何義利但縱情妄念要為
即為故如狂也上四句述業因也下四句述受果報
云 **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既隨妄念欲作即作不
猶如狂人故臨終時牽於業道被業所引受當來報
故涅槃經云無明即主貪愛魔王役使身心策如僮
僕 **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情中欲作而察理不應
而照理相應即須便作但由是非之理不由愛惡之
情即臨命終時業不能繫隨意自在天上人間也通
而言之但朝暮之間所作被情塵所牽即臨終被業
所牽而受生若所作所為由于覺智不由情塵即臨
終由我自在而受生不由業也當知欲驗臨終受生
自在不自在但驗尋常行心于塵境自由不自由

林間錄引師前偈曰閱唐史李訓之敗被綠衣詭言
黜官走終南依密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為
盤屋吏所執訓死仇士良捕密詰之怡然曰與訓遊
久吾法遇難則救初無愛憎死固吾分予謂比丘與
唐士大夫交者多或見傳記多犯法辱教而圭峰獨
超然如此為史者亦欣然點筆疾書蓋其履踐之明
也觀其偈則無不欲透脫情境譬如香象擺壞鐵鎖
自在而去豈若蠅為唾所污哉智證傳引此偈曰朝
奉大夫孫于之嫂年十九而寡自誓一飯終身誦法
華經不復嫁于守高安嫂年已七十餘面目光澤舉
止輕利政和六年夏六月忽收經帙料理服玩與侍
妾于問其故笑曰我更三日死矣果如期而逝韓子
蒼問予曰人之將終有前知者何術致之予曰譬如
牛乳以醇發之雖緣緣之中無有作者久而成酪非
自外來生乳中故非自能生以醇發之故緣緣成熟
忽然成就乃有偈其略曰酪出乳中無別法死而何
苦欲先無知如某夫人華年休息白首見效凡五十餘
年心心無間自然前知化日酪出乳中見效然觀圭峰
偈語恐于死時未得自在以其皆理障故如本朝太
祖皇帝將問罪江南後主遣其臣徐鉉入對欲以舌
辯存國既見曰江南國主如子事父以事陛下柰何
欲伐之太祖曰父異居可乎鉉愕然無以對今平

生知誦圭峰之偈語至於臨終為徐鉉之愕然也
林間錄又引師答溫尚書書具載其辭復列韓侍
郎與晦堂問答而覺範于後稍有評并錄于此韓
侍郎宗古以書問晦堂老曰昔聞和尚開悟曠然
無疑但敬承中書諭及昔時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
堂答曰敬承中書諭及昔時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
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為之柰何然心外無始
者不知煩惱習氣未能頓盡為之柰何然心外無始
認賊為子也從以上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
有煩惱習氣但定有習氣可知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
引之說若龜曳尾於塗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
之譬如靈龜曳尾於塗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
見病深苟能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
欲教誰頓盡耶伏奉來諭略叙少答以爲山中之信
耳二老古今之宗師也其隨宜方便自有意味初無
優劣然圭峰所答之詞正韓公所得多矣又林間錄
宗開廓正見以密較之晦堂所得多矣又林間錄
曰草堂禪師要曰心體靈知不昧如一摩尼珠圓
照空淨都無差別之相以體明故對物時能現一切
色相色自差而珠無變易如珠現黑時人以珠爲黑
者非見珠也離黑覓珠者亦非見珠也馬祖說法即
妄明真正如以黑

為珠神秀說法令妄盡方見覺性者離妄求真正如
離黑覓珠牛頭說法一切如夢本來無事真妄俱無
正如明黑都無為珠獨荷澤於空相處指示知見了
了常知正如正見珠體不顧眾色也密以馬祖之道
如珠之黑是大不然即妄明真方便語耳略知教乘
者皆了之豈馬祖應聖師遠識為震旦法主出其門
下者如南泉百丈大達歸宗之徒皆博綜三藏熟爛
真妄之論爭服膺師尊之而其道乃止於如珠之黑
而已哉又以牛頭之道一切如夢真妄俱無者是大
不然觀其作心王銘曰前際如空知處迷宗分明照
境隨照冥濛縱橫無照最微最妙知法無知無知知
要一一皆治知見之病而荷澤公然立知見優劣可
見而謂其道如明黑都無為珠者豈不重欺吾人哉
至如北秀之道頓漸之理三尺童子知之所論當論
其用心秀公為黃梅上首頓宗直指縱曰機器不逮
然亦飫聞飽參矣豈自其為漸宗徒耶蓋祖道于時
疑信半天下不有漸何以顯頓哉至於紛爭者皆兩
宗之徒非秀心也便謂其道止如是恐非通論吾聞
大聖應世成就法道其權非一有冥權有顯權冥權
即為異道為非道顯權則為親友為知識庸詎知秀
公非冥權也哉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六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七

未詳法嗣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為甚

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

法眼代云弟子鎖大師鎖法燈代云還我鎖匙來又

老宿代云吉州鎖虔州鎖

或問僧承聞大德講得肇論是否曰不敢曰肇論有物

不遷義是否曰是或人遂以茶盞就地撲破曰這個

是遷不遷無對法眼代撫掌三下

有道流在佛殿前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

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麼處坐得僧無對

法眼代云識得汝又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

而唾法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

處來與某甲唾法師無對為山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仁者仰山代法

師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若語即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為甚麼假船

無對天台韶代云不欲驚眾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既是聖僧為甚麼有漏天台韶代

云無漏不是聖僧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為命曰是曰

為甚麼却向水中死無對天龍機代云是伊為甚麼不向岸上死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

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乃別云誰人欠少

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

有施主婦人入院行眾僧隨年錢僧云聖僧前著一分

婦人曰聖僧年多少無對法眼代云心期滿處即知

偃臺感山主到圓通院相看第一座問曰圓通無路山

主爭得到來無對歸宗柔代云不期又得相見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地藏問是你平生修何業僧曰

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為是說是不

說無對歸宗柔代云此同歸去敢請流通

鷄子趁鷓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顛有人問僧一切眾生

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鷓子見佛為甚麼却顛無對法燈

代云怕佛

官人問僧名甚麼曰無棟官人曰忽然將一碗沙與上

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別云此猶是棟底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人報庵主大王來請起曰非

但大王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曰是王曰

見師為甚麼不起無對法眼代云未足酬恩

僧問圓通和尚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還見禪牀麼圓通

曰喚甚麼作塵又問法燈燈曰喚甚麼作禪牀東禪齊云

此二尊宿語還明伊問處不明伊問處若明伊問處還得盡善也未試斷看忽然向伊道你指示我更要

荅語又作麼生會莫道又荅一轉子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

著向那裏法燈代云汝念甚麼經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若被物轉即名凡夫祇如昇元閣作麼生轉嚴無對

汾陽代云彼此老大

有僧到曹溪守衣鉢僧提起衣曰此是大庾嶺頭提不

起底曰為甚麼在上座手裏無對雲門云彼此不了又云將謂是師子

兒

昔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聖像及昇上船竟不能動因

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刹不現身聖像

為甚麼不去高麗國長慶稜代云現身雖普觀相生偏法眼別云識得觀音未

有人問僧點甚麼燈僧曰長明燈曰甚麼時點曰去年

點曰長明何在無對長慶稜代云若不如此知公不受人瞞法眼別云利動君子

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觀神像因問院主曰此是何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祇護此國徧護餘國曰在秦為秦在楚為楚曰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甚處去主無對

老宿有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有老宿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

有僧持鉢到長者家偶為犬傷長者指袈裟曰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大師全披法服為甚却被狗齧

宋太宗幸相國寺問看經僧曰是甚麼經曰仁王經曰既是寡人經因甚却在卿手裏無對雪竇代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幸開寶塔問僧卿是甚人曰塔主曰朕之塔因甚卿作主無對雪竇代云闔國咸知僧朝宗問甚處來曰廬山

臥雲菴曰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此無對雪竇代云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麼曰甚處相代云難逃三化

見來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曰以何為驗無對雪竇代云京寺回祿藏經燬僧乞宣賜召問昔日摩貧道得得而來

騰不燒如今為甚却燒無對雪竇代云陛下不忘付囑宗嘗夢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左右街菩

提心作麼生發無對雪竇代云實謂今古罕聞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論及宗門中

事教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曰噫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踢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

云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
破山河萬朶因茲更不遊方師爲白雲端禪師得度
師

唐朝因禪師微時嘗運椎擊土次見一大塊戲槌猛擊
之應手而碎豁然大悟

樓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氏一日偶經遊街
市間於酒樓下整鞵帶次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旣無
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神照本如法師嘗以經王

此字應說請益四明尊者者震聲

曰汝名本如師即領悟作偈曰處處逢歸路頭頭達
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

臨安府上竺圓智證悟法師台州林氏子依白蓮僊法
師問具變之道蓮指行燈曰如此燈者離性絕非本
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師
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經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
起始諭旨告蓮蓮然之師領徒以來常患本宗學者
膠於筆錄至以天台之傳爲文字之學南宗鄙之乃
謁護國此庵元禪師夜語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

坡

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且曰也不易到

夜來八萬四千偈它日如何舉似人
此田地庵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曰溪聲便是廣
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個
消息庵曰是門外漢耳曰和尚不吝可爲說破庵曰

却祗從這裏猛著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

知本命元辰落著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秘

蓄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

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這漢思量了一夜却癩語東坡

門外漢這漢未及門特以告此庵庵曰向汝道是門外漢且道是賞

伊罰伊莫錯好師禮謝 俄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

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不是兒孫

無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此庵見之笑曰須是這闍

黎始得

公期和尙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羅漢路向

甚麼處去公拍牛曰道道師喝曰這畜生公曰羅漢

路向甚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公曰直饒恁麼猶

少蹄角在師便打公拍牛便走

福州東山雲頂禪師有居士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

下拄地未審是甚麼物師曰擔鐵枷吃鐵棒曰天地

黑山河走師曰閻老殿前添一鬼北却山下卧千年

曰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吞老鼠

昔有一老宿一夏不為師僧說話有僧歎曰我祗恁麼

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

老宿聞乃曰闍黎莫誓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

扣齒云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隣壁有一老宿聞曰

好一釜羨被一顆鼠糞汚却雪竇代云誰家釜裏無一兩顆又一

老宿畜一童子並不知軌則有一行脚僧到乃教童子禮儀晚間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怪訝遂問童子曰阿誰教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宿喚其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脚是甚麼心行這童子養來二三年了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快束裝起去黃昏雨淋淋地被趂出

法眼云古人恁麼顯露些子家風甚怪且道意在於何

昔有二庵主旬日不相見忽相會上庵主問下庵主多時不相見向甚麼處去下庵主曰在庵中造个無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要造一个就兄借取塔樣子下庵主曰何不早說恰被人借去了也

法眼云且道是借他樣不借他樣

昔有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為訪知音若恁麼會得喫鐵棒有日在又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恁麼會得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

瑯琊覺云既不然且道祖

師面壁意作麼生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个甚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

法眼别云不會古人語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祇供養得个俗漢遂遣出燒却庵

昔有婆子臨齋入趙州法堂云這一堂師僧總是婆婆

生得底唯有大底孩兒五逆不孝州纔顧視婆便出去

昔有跨驢人問衆僧何往僧曰道場去其人曰何處不是道場僧毆之曰這漢沒道理向道場裡跨驢不下

肇法師在姚秦臨刑昔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

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

玄沙云大小肇法師臨死猶寤語

雙溪布衲如禪師因嵩禪師戲以詩悼之曰繼祖當吾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常在道識病癩尋醫貌古筆難寫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處孤月自相宜師讀罷舉筆答曰道契平生更有誰開卿於我最心知當初未欲成相別恐誤同叅一首詩投筆坐亡六十年後塔

戶自啓真容儼然

處州法海立禪師因徽宗革本寺作神霄宮師陞座謂衆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蓋爲不真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烏足道哉正眼觀來一場笑具今則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添个冠兒算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擔拄杖高挂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嘯月吟風一任乘雲仙客來此呪水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竒然雖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擲下拂子竟爾趨寂郡守具奏詔仍改寺

額曰真身

又汝州天寧明禪師改德士日登座謝恩畢乃曰木簡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

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即斂目而逝

幽棲禪師因僧爲師造壽塔畢師乃領衆看塔即入塔內端坐云一客不煩兩主人便告寂衆僧競喚云和尚許多年住世不可便即恁麼去遂昇歸主事辦齋了師復上堂告衆曰不得喚作是不得喚作非汝喚作甚麼時有僧出承聞和尚有言不得喚作是不得喚作非未審喚作甚麼師便珍重告寂

魏府老洞華嚴嘗示衆曰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處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又曰時當缺減人壽少有登六七十者汝

輩入我法中整頓手脚未穩早是三四十年須臾衰病至衰病至則老至老至則死至前去幾何尚復恣意何不初中後夜純靜去文潞公鎮北京洞老來謁別文潞公曰法師老矣復何往對曰入滅去潞公笑謂其戲語歸與子弟言其道韻深穩談笑有味非常僧也使人候之果入滅矣歎異久之及闍維親往視火以琉璃瓶置座前祝曰佛法果靈願舍利填吾瓶言卒煙自空而降布入瓶中煙滅如所願潞公自是竭誠內典恨知之暮也

太瘤蜀僧居衆嘗歎佛法混濫異見蜂起乃曰我叅禪若得真正知見當不惜口業遂發願禮馬祖塔長年

不輟忽一日塔放白光感而有悟後徧至叢林勘驗
老宿過雪竇山前云這老漢口裏水漉漉地雪竇聞
其語意似不平及太見雪竇竇云你不肯老僧那太
云老漢果然口裏水漉漉地遂搥一坐具便出直歲
不耳中路令人毆打損太一足太云此是雪竇老漢
使之他日須折一足償我後果如其言太後至都下
放意市肆中有官人請居家供養太屢告辭官人確
留愈加敬禮每使侍妾饋食一日見官人至故挑其
妾官人以此改禮遂得辭去不數日鬧市中端坐而
化

歐陽文忠公昔官洛中一日遊嵩山卻去僕吏放意而
往至一山寺入門修竹滿軒霜清鳥啼風物鮮明文
忠休於殿陛旁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荅文
忠異之問曰道人住山久如對曰甚久也又問誦何
經對曰法華經文忠曰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類皆
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
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
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喜不
自知膝之屈也

謝希深有
文記其事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告曰某甲
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白王
若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

後覓其僧了不可得後有人舉問一僧若被覓著時

如何抵擬他洞山代云被他覓得也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出云汝道

無我嚮五祖演云老僧當時若見但以手作鷓鴣嘴向伊道谷呱呱

昔有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德曰我今日在莊

上喫油糍飽也侍者曰和尚不會出入德曰汝去問

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來謝和尚到莊徑山果頌云和尚不

赴堂莊主謝臨屈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頌古指為南泉事會元列於鷲湖孚章中

昔有外道問一入定僧云輪王衆生種非佛非羅漢不

受後有身是甚麼義僧便入定以問彌勒却出定述

彌勒語答云譬如陶師埴埴成器

唐僧元曉者海東人初杭海而至將訪道于名山獨行

荒陂夜宿塚間渴甚引手掬於穴中得泉甘涼黎明

視之髑髏也大惡之盡欲嘔去忽猛省大歎曰心生

則種種法生心滅則髑髏不二如來大師曰三界唯

心豈欺我哉遂不復求師還海東疏華嚴經林間錄曰玄沙

備禪師薪於山中旁僧呼曰和尚看虎玄沙見虎顧僧曰是你靈潤法師山行野燒迅飛而來同遊者皆

避之潤安步如常曰心外無火火實是心謂火可逃無由免火火至而滅嚴陽尊者單丁住山蛇虎就手

而食歸宗常公刈草見蛇芟之傍僧曰久聞歸宗今日乃見一窟行沙門常曰你窟我窟耶吾聞親近般

若有四種驗心謂就理就事入就出就事理之外宗門又有四藏鋒之用親近以自治藏鋒之用以治物

唐修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山色沉沉松烟冪冪空林之下盤陀之石石上有僧結跏橫錫誦白蓮經從日

至夕左之右之虎跡狼跡十片五片異花狼藉偶然
相見未深相識知是古之人今之人是曇彥是曇翼
我聞此經有深旨覺帝稱之真妙義合日冥心子細
聽醍醐滴入焦腸裏佛之意今祖之髓我之心今經
之旨可憐彈指及舉手不達目前今正是大矣哉甚
竒特空王要使羣生得光輝一萬八千土土皆作
黃金色四生六道一光中狂夫猶自問彌勒我亦當
年學空寂一得無心便休息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
驢乘匪端的我亦當年不出戶不欲紅塵沾步武今
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行行皆寶所我亦當年愛吟咏
將謂冥搜亂禪定今日親聞誦此經何妨筆研資真

性我亦當年狎兒戲將謂光陰半虛棄今日親聞誦
此經始覺聚沙非小事我昔曾遊山與水將謂他山
非故里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山河無寸地我昔心
猿未調伏常將金鎖虛拘束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
無物爲拳拳師誦此經經一字字字爛嚼醍醐味醍
醐之味珍且美不在脣不在齒只在勞生方寸裏師
誦此經經一句句句白牛親動步白牛之步疾如風
不在西不在東只在浮生日用中日用不知一何苦
酒之腸飯之腑長者揚聲喚不迴何異聾何異瞽世
人之耳非不聰耳聰特向經中聾世人之目非不明
目明特向經中盲合聰不聰合明不明轆轤上下浪

死虛生世人總識師之音誰人能識師之心世人總
識師之形何人能識師之名師名醫王行佛令來與
衆生治心病能使迷者醒狂者定垢者淨邪者正凡
者聖如是則非但人恭敬亦合龍讚詠鬼讚詠佛讚
詠豈得背覺合塵之徒不稽首而歸命

僧文通慧者河南開封府白雲寺僧也其師令掌盥盆
偶有市鮮者濯于盆文志擊之遽隕因潛奔華州揔
持寺久之爲長老蓋二十年餘矣一日忽語其徒曰
二十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衆問故曰日午當自
知之遂趺坐以俟時張浚統兵至關中一卒持弓矢
至法堂瞪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相待久矣卒

曰素未相面今見而恚心不可遏即欲相戕何耶文
語以昔故卒遽說偈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劫劫相纏
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視之已
立化矣文即索筆書偈曰三十三年飄蕩做了幾番
模樣誰知今日相逢却是在前變障書畢泊然而化

一統
志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七



書